

卷一百三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

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
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槃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
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

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重車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
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道也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申衡軛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
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淺收也軫五五束檠檠歷錄然文

系轡上曲鉤游環鞞環脅驅亦以皮陰狝軌鞞以皮
為蓋續環消白金以沃灌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鞞駕
我騏騏驎文馬是馬左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
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
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革路輅之以革龍勒以龍文條讀為
纓五就其纓以條建大白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猶屏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布闕之車也
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后四尺謂之一等戈

秘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也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入長八尺崇為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

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也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插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及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也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逐之哀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逐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
擊其中也東戎帥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卿之戰欒武子晉大曰楚軍之戎分為

二廣廣有二卒卒備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也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年十二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為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黎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北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
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寔
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
備後伍伍承彌縫桓帥之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備舍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
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充
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
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
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
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成山及群狄于太原崇
也乘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更
計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轅五乘為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為五陳即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燕汲五人犬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

一人。是率一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堯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古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勦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

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齎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為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為四夷當用我所長也。

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為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士。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柅。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立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衛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
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水

州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
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
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
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
獨用之戰陳為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所

杙檉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两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陜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歌推行頗遲滯。

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輿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輿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輿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桃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乞下有

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
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
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
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
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
六寸許兩轆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
橫木近輪處斷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實其孔
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
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轆下用
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尊以為坐席
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篋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
畢亦載其中其轆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背用
較為鑄鐵為利器如耕犁樣肩于交轆之首臨
戰用以當敵之馬背也去轆首尺許又橫施一
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轆之
旁其前後各為鐵鑲四柱前係鐵鑲後係鐵
鈎聯車為轆之際前後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

於環後繫相挨傍則以鐵鈎搭其鑲彼此
維以為固又於後鑲之次左右各加一
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鑲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
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
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
當其馬背又用木或革為楯疊牌立於車上以
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膠飾其不可施斧鋸
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鋸各一及
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狻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
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
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
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
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
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
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之。賊
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籍
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
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銜。輓駕以牛。布
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
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
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尚未
聞以車戰取勝况。

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其車
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

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頌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離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軍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敵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纒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發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為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

可將者。掛牌垂纜。列槍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千人。略如勝所製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實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獲。戰以為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為無益。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乱。渾渾泚泚。刑圖而勢不

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執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也游車以按其後列施張則二廣失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攷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

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立旗期民於其下

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

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踰縫偏伍分合坐作進

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

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戰對敵之

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菱舍秋之治兵

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

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閒暇者此法

也用之於臨敵者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

音戴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鳴鳶

前

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

鄭玄曰戴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

驅舉此則士庶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

伍行則並銜枚無誼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入

衆廣遠難可周遍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

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於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鵠於旌首而戴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執獸猛而能執。謂虎狼之屬。總猶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

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鄭玄曰。以四獸為軍隊。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

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標招搖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玄曰度謂伐與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備後伍伍承弥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

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攘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暇者，堅攻暇則堅者暇。嗚呼！不從其暇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疆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

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
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
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
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
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
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
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
而已

臣按強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在軍之右者左造葦在左者也求明也
挾轅為戰備左造葦為宿備前茅慮無在前者
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動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造求草
葦為宿備蓋楚陳以轅為主也慮無如今軍之前
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幘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乃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戰也楚始於此秦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宋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鶴鵠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鼈鄭之陳名鶴鵠即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戒類之歟

以上戰陳之法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三